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 林海雪原

LINHAIXUEYUAN

曲 波◎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 林海雪原

LINHAIXUEYUAN

曲波◎著

林海雪原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林海雪原/曲波 著; 瑞勤等改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5

(红色经典励志中国)

ISBN 978 - 7 - 5387 - 2646 - 6

I. 林... II. ①曲…②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缩写本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596 号

### 林海雪原

|       |                                           |
|-------|-------------------------------------------|
| 作 者   | 曲 波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赵 岩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
| 网 址   | www. shidaichina. 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字 数   | 80 千字                                     |
| 印 张   | 5. 625                                    |
| 版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0. 00 元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

军号悠扬，划过长空，冲破黎明的寂静。

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神俏爽，健美英俊。他快步向一营练兵场走去。

半点钟过去了，东南山上的红太阳，刚露出半边。团本部的值班员——通讯联络参谋陈敬，气喘吁吁地跑到剑波跟前。

“报告！”他行了军礼，“报告参谋长！五点三十七分，接田副司令电话，命令我团立即准备一个营和骑兵连，全部轻装奔袭。详细情况书面命令马上就到。命令到后，要立即行动，特别强调一分钟也不许耽误。现在我等候您的命令。”

这个情况，显然剑波是没有想到的。他略一思索，立即回答陈敬：“你马上去报告团长和政委。按你的口述，我先来调动部队。”



“是！”陈敬答应着，转身跑出练兵场。

剑波立即命令站在他身边的司号长：“发号！命令骑兵连紧急集合，带到一营操场。命令一营全部到操场紧急集合，全副战斗准备待命出发。再命一营营长、教导员，骑兵连连长、指导员，到团部接受命令。”

司号长遵命——发号。

顿时号声由远近不同的距离和四面不同的方向，此起彼伏落地交响起来。

丘顶上一股尘土飞扬，两个人两骑飞奔在尘头前面。

警卫员高波，这个机警的小战士，跑步迎了上去，把手一扬，喊道：“通讯员！二〇三首长在这儿。下马！”

两个通讯员勒住马头，跳下马来，一个牵马，一个紧张地跑到剑波跟前，行了军礼，将一份命令交给剑波。

他拆开了命令，急速地看着，脸上呈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回头向团部疾步走去。

团部北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保密帘已拉开。王团长、刘政委和奉命来到的一营和骑兵连的干部，已在等候着命令，在判断着敌情。

“命令来了！”剑波一进门，心焦地说了一声，所有干部便向他围过来。

剑波刚要把命令交给王团长，王团长略一点头：“你读一下吧！”

剑波将命令迅速地展开，大家的眼睛紧盯着这张命令。

命令：

窜据深山匪首，集股二百余人，昨夜（十二日）二十四时，突窜杉岚站，大肆烧杀。鞠县长所率的土改工作队，一并被围。你团立即派一个营及骑兵连，轻装急袭。先用骑兵切断匪徒窜山归路，以彻底消灭匪股，此令！

当剑波读到“鞠县长……一并被围”，嗓音因急躁而有些颤抖，在座的同志们都以不安的神情看着剑波，尤其刘政委更显出一种特别关切的神情。

“是的！马上出发。”王团长果断地命令着。

“请允许我率骑兵连先完成急袭包围切断敌人窜山归路的任务。”剑波显然已十分焦急。

王团长略一思索，亲切而关怀地看着剑波：“本来我不应该这样决定，但是今天——”他看了一下刘政委，刘政委略一点头。王团长接着说下去：“今天却非这样决定不可，你去吧！”

“可以走了吗？”剑波愈加紧张地请示道。

王团长略一点头，剑波急急地跨出门去。

刘政委紧跟在剑波身后，送出门外叮嘱道：“剑波

同志！鞠县长是你的姐姐，你的亲人，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

“放心吧，老首长！”剑波紧紧地握了一下刘政委的手，“请相信我的理智……”

剑波飞身上马，急驰到一营操场，向骑兵连一挥手，骑兵连长一声命令：“上马——前进！”随着这命令的声浪，激起了暴雨似的马蹄声，整个骑兵连像一股山涧泄下的急流，冲向西南的山路上。尘土飞扬，二百余骑向杉岚站急驰。

剑波的心像奔马一样地在奔驰。想着面前的一场厮杀，想着即将拿到手的胜利。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真的会遭到什么不幸吗？不会的！姐姐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抗战时期在日寇汉奸的屠刀下，历经过多少次的危险，有一次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她都能机警地和群众一道脱了危险。”他的心在拼命驱除这可怕的想像。

战马嘶叫，二百余骑驰上杉岚站西山，扼住了入山的要道。

可是呈现在眼前的杉岚站，已是一片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剑波判定敌人可能正要逃窜或已经逃窜。

晚了！四点钟以前匪徒已经逃窜，扑了一个空。

杉岚站一片惨景，令人胆寒。

火势有的地方奄奄将息，有几处熊熊正旺，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烧伤没死的猪、狗怪声地在惨叫。

火被扑灭了，全村已是一片灰烬。碎砖乱瓦，被罩在苦烟和臭气里。

战士们对着死难者，整齐地站了一个圆圈，肃立默哀。二百多匹战马，也在垂首哀悼。

他们举起了手，握着铁一般的拳头，激动着，愤怒着，二百余人发出了一个声音：

“亲爱的同胞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

“安息吧！父老们！我们一定讨还这笔血债，我们誓死报这场血海深仇！”

战马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在嘶叫咆哮。

西街上，高波一面用手揉着眼睛，一面走着。他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剑波正为找不见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而心焦，高波和老人已到面前，高波用手捂着眼睛，指了一下西山：“二〇三，鞠县长和工作队同志牺牲在……”他呜咽地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鞠县长！……”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地指着西山。

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

去，绝望地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剑波的脑子顿时轰的一阵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

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工作队！鞠县长！”老乡领剑波登上山坡，头磕着地，手蒙着脸，不敢看这九个被害的同志。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〇三！二〇三！”一面哭泣，一面喊。

剑波用力睁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剑波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临行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像似就在眼前一样。他紧咬着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他想到：“任务，部队在等待着我。”他最后看了一下姐姐的尸体，急急地走下山来，机械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信报告王团长和刘政委。

二〇一！二〇二！

匪徒四小时以前逃窜，我已扑空。我正在进行追踪侦察，在此待命。请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李鸿义接过信飞马奔驰而去。

剑波派走了侦察队，四处搜索侦察。全村的老百姓已经向战士们围拢来。“亲人！亲人！我们要控诉，控诉……”在亲人面前，群众的上千只眼睛里，涌出了热泪，开始向他们倾吐着受难时的情景。剑波看着这些受难的群众，万分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愤怒的火焰，从剑波的眼睛里猛喷狂射……

飞奔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王团长、刘政委在他的面前下了马。

剑波尽力抑制感情，立在两位首长的面前，像背书一样机械地向王团长、刘政委报告了情况。报告到姐姐的惨死时，已讲不下去了。

王团长、刘政委和周围所有群众以及战士们，都立即肃静脱帽致哀。

王团长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感到万分的惭愧！”

刘政委说：“我们为鞠县长和死难的同志们悲痛……”接着他抬起头，挺起胸，举起了拳头高呼：“我们宣誓：彻底消灭国民党匪帮，为死难者报仇……”

“报仇！报仇……”全体战士和老百姓随着刘政委的呼声，发出了像轰雷似的宣誓。“我们要讨还血债！我们要报这血海深仇！”

田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北墙上挂满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王团长和一团宋团长报告了几次奔袭搜山扑空的经过，强调了扑空的教训。几千人的部队在老爷岭搜了十五天，一无所获，给养运不进去，大兵团不能久居林中。

王团长建议：“对付匪帮必须有准确的侦察，神速的行动，出其不备地消灭它。所以侦察应是第一。”

宋团长补充着王团长的意见：“消灭这些残匪，已经无须用很大的兵力，但是面对大山林盲目行动是难以收效的。所以关键在于怎样侦察，怎样打。”

参加会议的干部都在思索着。

何政委手拿着笔记本，站了起来，镇静而稳重地吸了一口烟，说：“教训！血的教训！‘除匪不尽，遗祸无穷’。干部群众惨死百余人，房产、粮食几乎全部烧光。敌人是异常毒辣的。匪徒们的口号是：‘烧光杀净！’”

干部们都用惭愧的自责的日光看着何政委。

“这个不奇怪！”何政委继续说，“所剩下的敌人不

是普通的敌人，而是罪大恶极的，过去血债累累的，现在和将来更必然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从今天所得的番号来看，这几次的屠杀全部是许大马棒、马喜山、李德林、座山雕所干的。就是特务侯殿坤和司令谢文东也下了山。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容忍了敌人，就是有害于群众。现在要下最大决心，迅速干净彻底地把他们消灭！保护土改，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田副司令是个体态魁梧作风果断的军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从战术上讲，再用大兵团对付小股的匪帮，那简直是等于用拳头打跳蚤，用榴弹炮打苍蝇，用渔网捕毛虾，毫无用处。我们应当以精悍坚强的小分队，既能侦察又能打，边侦察边打，要和敌人在山林周旋，直到消灭敌人！”他用拳头轻击了一下桌子。

“现在我们决定。”他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目光盯着少剑波。“由少剑波同志组成一个不宜过大的但是坚强有力的、能侦察能打的小分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少剑波早已站起来了。年轻的红红的脸上，英俊的黑眉毛耸高了。他是那样的兴奋，但又抑制着，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田副司令。

“你挑选一个小分队的战士，要挑最有胆量的。”田副司令亲切地对他说。

少剑波的脸上顿时现出自信而骄傲的神色：“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他们浑身是胆。”

“不错！”何政委满意地微笑着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还有，你要征服林海，踏透雪原。将要来临的大雪会给你很多的麻烦。你要善于把这些麻烦，变成对你的方便。要驾驭它，要利用它，要驯服它。”说着伸过手来，“祝你成功。”

剑波紧握着何政委的手说：“党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无限光荣，这对我来讲现在是一种预支的荣誉，我将尽我和我的小分队所有的智慧和力量。”



“差两分十点。”王团长看了看表，亲切地看着再过一点零两分就要出发的少剑波，他们已经谈了两个钟头，所谈的内容全部是小分队在森林地带活动的战术问题。

“报告！”警卫员高波走进来，“田副司令到！”

王团长和剑波立即离开座位，刚要出去迎接，田副司令已经跨进门来，他和剑波握了手，开玩笑地问道：

“怎么样？远征司令同志？”

“一切都准备好了，离出发还有一点钟。”

“一切！嗯？一切？”田副司令不慌不忙地坐在一个凳子上，“好吧，那你就汇报一下你的一切吧！”

剑波立在田副司令的对面，像在操场上背报告词一

样：“小分队的组成，有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英雄刘勋苍，攀登能手栾超家，长腿孙达得……”他从人员说到装备，说到他所想定的战术，他所准备的一切。他显然有些满意自己的准备工作，不觉流露出一丝骄傲的情绪。

“这就是你的一切吗？嗯？”田副司令的脸上现出了剑波没有想到的严肃的表情。

剑波知道首长已经听出了漏子，又知道他向来对部下战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很严，不放松任何一点微小的破绽，所以剑波脸上一红，没有回答。

“我问你，有了伤号怎么办？”

“这个已经准备了！”剑波微笑着松了一口气，“每人带了三个救急包。”

“三个救急包能解决伤病员的一切问题吗？”

“轻伤是可以的！”

“要是重伤呢？”

田副司令为了看看即将出发的小分队，同时不耽误剑波的准备，便戴上军帽，说了声“快准备你的卫生兵”，便走出门去了。

剑波对小分队增加一个小女兵实在不满意，内心又怨自己事先没准备好，可是他为了小分队的坚强精干，还是决心向王团长再次请求，“团长，白茹不成，还是……”

“没法子!”王团长两手一张,肩膀一耸。“连里的卫生员全受防冻训练去了!”他马上凑前一步,拍着剑波的肩膀,“白茹有很多优点,小分队战士都很壮实,是可以带了她的,特别是她的技术高于一般卫生员。”

的确,白茹在人的心目中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女兵,曾因为在小山子战斗中一连从火线上抢救了十三个伤员而荣获抢救模范,并升任护士长,她今年刚刚十八岁。

田副司令看了看表,差两分十一点,“好啦!我不改变你的计划。你第一箭,射什么靶子?”

少剑波很干脆地答道:“还是那只胶皮鞋,到现在为止,那是唯一有痕迹的目标。”

天阴地黑,疾风呼啸,飞沙扑面,北国的严冬降临了!小分队向山涛林海无边无际的老爷岭出发了。

人说“老爷岭,老爷岭,三千八百顶。”小分队几天的行军,才翻过了十几个山岭。第三天的晚上,他们宿营在牡丹峰山半腰的一块吊悬着巨石的石洞里。

一个寒气刺骨的早上,小分队到达九龙汇。这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图上标记着老爷岭心脏地带的一个小屯落。它距林边最近的屯落也有二百余里。

只是因为在这次大部队搜山时,杨子荣在这屯东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捡到一只白色的胶皮鞋,所以才把剑波

的小分队引到这里。可是匪徒在哪里呢？破胶鞋上是找不到任何答案的。屯子的周围也再没发现别的任何痕迹。

少剑波坐在一所马架木屋里，想念着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的杨子荣和孙达得。他俩是在小分队进九龙汇的头天晚上，就扮成收买山货的商人，奔向捡胶皮鞋的地点去了，到今天已整整去了八天了，毫无信息！

剑波正在灯下写着日记，杨子荣闯进门来：“二〇三首长，还没睡？”

剑波一听杨子荣的声音，一下蹦下炕，两个人紧紧地拉着手，“子荣，子荣，太辛苦了，来！先喝水。”

杨子荣接过水，咕咚咕咚喝下去了，把嘴一擦，像背书一样说了他俩的经过，最后他说：“破胶鞋那一只找到了，小炉匠是一大疑点。怎么样？可以捉住审他一下吗？”

“对！”剑波的眼眉一耸，可是马上又一皱。“不！这些匪徒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俘虏，同时仅是可疑，这样做太粗率。”

“可是又不能等，”杨子荣擦了一下嘴巴，“因为咱们的秘密已经不成为秘密了！”

“是的！那是我故意不让它成为秘密，为的是看一下那个屯的人的行动。我看这样，我们赶跑他，看看他跑向哪里，这比审讯更有效。怎么样？”

杨子荣微笑着点了点头。

“重要的是，子荣同志，这个可疑的家伙向哪里跑？如果是向山里匪巢跑，那就让栾超家去对付他。不过这家伙不会那样傻，恐怕他还是往山外跑，这样对他有利。如果是这样，那就要用更复杂的侦察手段，那还是你和他打交道。”

“太好了！这样可能得到的东西更多些。”

“那好！”剑波笑了笑，“子荣同志，你还回去，扮演你的角色，我天亮就到！”

杨子荣别了剑波，星夜赶回去了。

天亮了。剑波带着栾超家小队，奔向那个无名的小屯，在屯东头的一个小屋里，战士们捉来了一个山货商、一个脚夫、一个自称小炉匠的外乡人。

剑波板着面孔，向那个山货商问道：

“你是什么人？”

“牡丹江市德成山货庄的外柜。”

“什么名字？”

“杨锡铭。”

“看你这把大胡子，不像商人。说实话，干什么的？”

“我是牡丹江有名杨腮胡子。”

“快回去，再不准你们这些奸商来欺骗这山沟里的老百姓，我们政府会组织他们下市，明白吗？”